

中國經學

ZHONGGUO JINGXUE

第十九輯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主編◎彭 林

■《詩經》研究

再論《詩》與《樂》◎鄭良樹

《論語》說《詩》析義◎張文江

再論“蛾眉”借字說◎瞿林江

■《春秋》研究

文章修辭與《春秋》書法

——中唐以前《春秋》詮釋法之一◎張高評

《公羊》“大一統”經義的成立與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潮◎王剛

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徵引《左傳》研究

——兼論佛經音義引經底本來源的複雜性◎蘇芃

俞樾《群經平議·春秋左傳》析疑五則◎郭鵬飛

■三禮研究

黃侃《禮學略說》詳注稿(一)◎[日]池田秀三著 石立善譯

《大學》“格物”舊說述評

——“格物”本義鉤沉之一◎林志鵬

格物思想論略◎王德龍

■簡帛研究

上博藏戰國竹書《天子建州》古禮箋釋◎曹建墩

《楚居》札記兩則◎牛敬飛

■經學文獻

清儒汪師韓生卒年小考◎陳鴻森

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《毛詩》拓本綜理◎王天然

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》清末民國時期論文補遺◎唐宸

隋劉炫《孝經述議》引書考◎石立善

■書訊

《皮錫瑞全集》簡介

《禮射初階》出版

編後記◎彭 林

中國經濟學

第十九輯

主編◎彭林

逆書題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中國經學. 第19輯 / 彭林主編. —桂林: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495-8959-3

I. ①中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經學—研究—中國
IV. ①Z12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6) 第 261645 號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: 541001)
網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張藝兵

全國新華書店經銷

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: 530007)

開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張: 15.25 字數: 250 千字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0 001 ~ 1 500 冊 定價: 88.00 圓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。

清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集刊

本刊入選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（CSSCI）2014-2015年來源集刊』

編委會 (按姓氏筆劃排列)

池田秀三	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
林慶彰	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所
夏長樸	臺灣大學中文系
陳鴻森	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語所
野間文史	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
彭 林	清華大學歷史系
葉國良	臺灣大學中文系
單周堯	香港能仁書院
喬秀岩	北京大學歷史系
虞萬里	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
趙伯雄	南開大學古籍所
鄧國光	澳門大學中文系

■主 編：彭 林

目 錄

■《詩經》研究

再論《詩》與《樂》	1	鄭良樹
《論語》說《詩》析義	5	張文江
再論“蛾眉”借字說	15	瞿林江

■《春秋》研究

文章修辭與《春秋》書法 ——中唐以前《春秋》詮釋法之一	25	張高評
《公羊》“大一統”經義的成立與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潮	47	王 剛
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徵引《左傳》研究 ——兼論佛經音義引經底本來源的複雜性	71	蘇 芃
俞樾《群經平議·春秋左傳》析疑五則	85	郭鵬飛

■三禮研究

黃侃《禮學略說》詳注稿(一)	93	[日]池田秀三著 石立善譯
《大學》“格物”舊說述評 ——“格物”本義鉤沉之一	109	林志鵬
格物思想論略	141	王德龍

■簡帛研究

上博藏戰國竹書《天子建州》古禮箋釋	165	曹建墩
《楚居》札記兩則	187	牛敬飛

■經學文獻

清儒汪師韓生卒年小考	195	陳鴻森
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《毛詩》拓本綜理	199	王天然
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》清末民國時期論文補遺	213	唐 宸
隋劉炫《孝經述議》引書考	229	石立善

■書訊

《皮錫瑞全集》簡介	24
《禮射初階》出版	234

編後記	235	彭 林
-----	-----	-----

Contents

A Reconsideration on <i>Book of Poetry</i> and <i>Book of Music</i>	TAY Liansoo
On Confucius' Discussion of <i>Book of Poetry</i> in the <i>Analects</i>	ZHANG Wenjiang
The Debate about <i>Emei</i> 蛾眉 is a Borrowed Word	QU Linjiang
Rhetoric and the Writing Style of <i>Autumn and Spring Annals</i>	CHANG Kaoping
The Founding of "the Oneness of China" from <i>Gongyangzhuan</i> 公羊傳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between Qin and Han Dynasties	WANG Gang
The Research of <i>Zuozhuan</i> 左傳 Quoted from XUAN Ying's <i>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Tripitaka</i> —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Complexity of Confucian Classics Quoted from XuanYing's Work	SU Peng
Five Notes on <i>Chunqiu Zuozhuan Pingyi</i> 春秋左傳平議 of YU Yue's <i>Qunjing Pingyi</i> 群經平議	KWOK Pangfei
An Annotation on HUANG Kan's <i>Lixue Lueshuo</i> 禮學略說 I	IKEDA Shuzo
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on <i>Gewu</i> 格物 in <i>Daxue</i> 大學	LIN Chihpeng
A Brief Theory About the Ideology of <i>Gewu</i> 格物	WONG Teekloong
Annotation for Ancient Rituals Recorded in the Bamboo Book <i>Tianzi Jianzhou</i> 天子建州	CAO Jiandun
Two Notes on <i>Chuju</i> 楚居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	NIU Jingfei
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irth and Death Years of WANG Shihan	CHEN Hungsen
A Philological Study on <i>MaoShi</i> 毛詩 of the Shu Stone Classics Conserved by Shanghai Library	WANG Tianran
Addendum to the <i>Catalogue of Research Works about Three Etiquettes</i>	TANG Chen
Textual Criticism on LIU Xuan's <i>Xiaojing Shuyi</i> of Sui	SHI Lishan

再論《詩》與《樂》

鄭良樹

內容摘要 周朝時,《詩》及《樂》二書同時存在,《詩》由於一流傳就有兩個傳本,一個是適合吟誦的《詩》,一個是適合歌唱的《樂》,所以不免互相混淆,造成混雜的局面。孔子加以整理及修訂,在整理樂曲時,讓《雅》、《頌》“各得其所”,使他們的調子符合他們的“身份”,“雅”聽起來就是“雅”,“頌”聽起來就是“頌”。《樂》經沒有文字,不易流傳,雖經大聖人孔子修訂、正音,亦無法挽回亡佚的厄運。儘管如此,《樂》還在今本《詩》裏。

關鍵詞 《詩經》 《樂經》 孔子 季札

筆者在一篇小文章裏說過:“《詩》和《樂》恐怕是一部書:《詩》一書而兩傳,一傳為《詩》,一傳為《樂》;前者是詩體的著作,以文字為主;後者是樂譜,文字加上曲調。所謂曲調,即後世的工尺譜。至於文字,兩本基本上相同,結構上或組合上則略有差異,一適合吟誦,一適合歌唱。”^①筆者以為,《樂》還在今本《詩》裏。

《詩》由於一流傳就有兩個傳本,一個是適合吟誦的《詩》,一個是適合歌唱的《樂》,所以不免互相混淆,造成混雜的局面。《論語·子罕》載孔子的話說:“吾自衛返魯,然後樂正,雅、頌各得其所。”這裏的“樂”,指的應該是《樂》本的《詩經》,《樂》本《詩經》由於長期流傳,乏人整理,不免產生曲調走音,歌詞訛誤等各種情況,經過孔子整理、訂正後,《樂》本《詩經》裏的曲調才音正樂正。至於“雅、頌各得其所”何所指呢?原來《樂》裏的《雅》樂以及《頌》樂,孔子也加以整理及修訂,使他們的調子符合他們的“身份”,“雅”聽起來就是“雅”,“頌”聽起來就是“頌”。孔子和《詩》、《樂》的

^① 見拙作《〈詩〉和〈樂〉》,《中國經學》第13輯,桂林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4年,第79-82頁。

關係是多麼密切。

至於文字方面，孔子說：“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”假如不是把三百篇讀得滾瓜爛熟，怎麼會得出一個“一言以蔽之”的結論——“思無邪”呢！總而言之，無論是《詩》的音樂本或是《詩》的文字本，孔子都用過功。

這樣的解釋如果符合事實的話，那麼，我們就知道“樂正”、“雅得其所”、“頌得其所”所講的大部分都是《樂》本裏的曲調，而不像一些學者所講的，“才把散佚錯亂的樂章整理好了，使《雅》和《頌》區別開來，各就各位”。^①

朱熹《集注》說：“孔子自衛返魯。是時周禮在魯，然詩樂亦頗殘缺闕失次。”未能將《詩》及《樂》區分開來，又認為是文字上的“殘缺”及文本的“失次”的問題。說法恐怕得重新考慮。來可泓說：“使《雅》樂、《頌》樂，各自得到他們合適的地方。”^②所云“合適的地方”，不知何所指。

二

孔子對音樂品味很深，造詣也很高；加以他謙虛好學，聰慧過人，對音樂的體會和了悟，往往超越一般人。他最欣賞的樂曲是《韶》，因為它最能表現堯“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煥煥乎其有文章”的偉大；對於這首“古典樂曲”，孔子對它着迷達到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而且還驚嘆不絕地說，沒料到為樂“之至於”這樣的境地。至於夏禹的《武》，孔子說“盡美矣，未盡善也”，顯然的，比《韶》遜了一級了。孔子對於樂曲既有如此超高的鑒賞及分析能力，那麼，他豈不是《樂》的最佳整理人選嗎？在整理樂曲時，讓《雅》、《頌》“各得其所”，難道不是一件輕而易舉、合情合理的事嗎？

對《詩》及《樂》，何者居先，何者在後，就如“雞生蛋，蛋生雞”一樣，無法解答。不過，當詩被改寫時，詩就開始樂化及儒家化；而當樂被改寫為詩時，樂就開始詩化。這一來一往，孔子及其學生肯定佔有一席的地位。《論語》裏記載孔門論詩的許多篇章，大概就是這一來一往所留下來的痕迹。孔子說過：“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”《詩》被《樂》化似乎是必然的結果。

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七年》載吳公子季札應聘魯國，季札“請觀於周樂”。這裏的“周樂”應當是“周朝的《樂經》”，也就是《詩》的《樂》化，而不是“周朝的音樂”。下文記載魯樂工演奏的正是《樂經》，也就是周家傳本的《樂經》。換句話說，假如今本是魯本

① 王滋源：《論語新編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24頁。

② 來可泓：《論語直解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43頁。

的延續的話，那麼，今本《詩》就是《樂》。季札要求“觀周樂”，魯工演的就是《樂》，就是今本《詩》——用現在白話來說就是：魯工把《樂》本《詩經》演奏出來，那也是周天子的《樂》本《詩經》，同時也就是混雜在《詩經》裏的《樂》本了。事情一定是這樣，只有周天子的《樂》才能滿足季札的要求。他不說“觀周詩”，而說“觀周樂”，因為他要“觀”的是《樂》經。“觀周樂”三個字，說明《樂》的存在。

魯工一共演奏了十三國的《風》，再加上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及《頌》；先後次序及內容與今本大致相同相近。有一點應當特別注意的，魯工所據以演奏的應當是《樂》本《詩》，因為只有《樂》本有工尺譜，才可以據以演奏；至於季札等人所據以觀賞的，恐怕是《詩》本《詩經》了。季札要求觀賞“周樂”（周朝的樂經），魯工演奏的是《詩經》的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；顯然的，《詩》、《樂》是同一回事，《詩》、《樂》是同一部書。《詩》就是《樂》、《樂》就是《詩》。《詩》、《樂》並存於春秋時代，只差一個有工尺譜，一個沒有工尺譜而已。情形就如今天唱戲一樣，演奏二胡、揚琴及古箏等必須依照曲譜，據譜演奏，而登臺表演者則記住詞句就行了。此說如果成立的話，那麼我們要說，周朝時，《詩》及《樂》二書同時存在，季札就是個見證人了。

春秋時代的兩個人物，孔子及季札，他們所看到的《樂》經大致上是如此了。

三

那麼，《樂》亡於何時呢？

《儀禮》有兩段文字涉及歌唱和演奏，分散在《鄉飲酒禮》及《燕禮》裏，和本議題很有密切的關係。

《鄉飲酒》說：

1. 工入，……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……卒歌。
2. 笙入堂，……樂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……
3. 乃閒，歌《魚麗》、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魚》、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台》、笙《由儀》。
4. 乃合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。

《燕禮》說：

1. 小臣坐，授瑟，乃降，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，卒歌。……
2. 人立于縣中，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……
3. 乃閒，歌《魚麗》、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魚》、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台》、笙

《由儀》。

4.遂歌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,《召南·召南》、《鵲巢》、《采芣》、
《采蘋》。

這兩段文字記載了十幾場歌唱及演奏,非常熱鬧。當場景進入“歌”的時候,場面是清歌實唱,演唱者依歌詞逐字演唱;當場景進入“笙”的時候,場面只是音樂,樂工依着樂譜吹奏樂曲。歌和笙的場景永遠是那幾首,沒有例外。

歌:鹿鳴、四牡、皇皇者華
魚麗、南有嘉魚、南山有台
笙:南陔、白華、華黍
由庚、崇丘、由儀
合樂:周南:關雎、葛覃、卷耳
召南:鵲巢、采芣、采蘋

換句話說,《南陔》等出場的時候,永遠只有笙,當《鹿鳴》等出場時,永遠是真人實唱;我們不禁要問,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?會不會是《樂》本《詩經》裏的這幾首詩的歌詞已經亡佚了,只保留這幾首詩的工尺譜而已,所以才出現只有“笙”的場面。這樣的解說比較合理的。苟如此的話,我們不禁要說,《樂》開始亡,在於《樂》開始《詩》化。

《詩》在入編為書之前,本是多種材料的;合編的開始,也是內容多樣化、章組不穩定的開始。其中差異最大的,恐怕是文字本的《詩》以及音樂本的《樂》了。音樂本實際上恐怕是兩本合一的書,一本文字本,一本音樂本。後來,兩本或分別流傳,或合而流傳,分別流傳者成為《樂》經。《樂》經沒有文字,不易流傳,在《詩》逐漸文字化(詩化)之後,逐漸殘缺,雖經大聖人孔子修訂、正音,亦無法挽回亡佚的厄運。儘管如此,《樂》的痕迹留在今本《詩經》裏。實際上,今本《詩》不但保留了《詩》的部分舊貌,也保留了《樂》的部分舊貌。

2015 年中秋脫稿於大病中

作者簡介:

鄭良樹,曾任馬來亞大學客座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學及研究院教授,現任馬來西亞南方大學終身榮譽教授。

《論語》說《詩》析義

張文江

內容摘要 《論語》中記載的孔子語錄，有 22 章論及《詩經》，由論學《詩》以至於論言《詩》，圓融互成，愈進愈深，最終歸於“思無邪”，此為編《詩》的關鍵，也是學《詩》的指歸。孔子論《詩》的體系，由顯入隱，由隱而顯，從中可以善加體味。

關鍵詞 《論語》 《詩》 孔子

《論語》中記載的孔子語錄，有 22 章論及《詩經》。其中有兩處論學《詩》，又有兩處論言《詩》，大體可當其首尾，加以適當的編輯，體味涵泳，交錯闡釋，圓融互成，愈進愈深，呈現出孔子論《詩》的體系。試開顯八條作為階梯，引導升堂而入室。（《先進》）

一 學《詩》

首先以學《詩》開篇，有兩處。一處對廣大門人說：

1.子曰：“小子，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”（《陽貨》第十七）

這是《論語》揭示學《詩》的總體性綱領，也是《詩》的全體大用。小子是對門人或晚輩的稱呼。興，感發奮起；觀，體察風俗民情；群，溝通人際關係，增強團體凝聚力；怨，表達對上層統治的不滿，怨而不怒，婉而多諷。興、觀、群、怨是《詩》的作用，興陽而怨陰，觀以為出，群以當入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為家國的一致，構成社會的秩序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，推廣聯繫於自然，動植物各得其所，人和環境和諧相處。

另一處對自己兒子說：

2.陳亢問於伯魚曰：“子亦有異聞乎？”對曰：“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

曰：‘學《詩》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’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‘學禮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禮，無以立。’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”陳亢退而喜曰：“問一得三，聞《詩》、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”（《季氏》第十六）

1 勉勵弟子在前，2 督促子弟在後。對待弟子或子弟，老師的態度沒有區別。孔子的教育方針是有教無類（《衛靈公》），因材施教，《論語》一百餘處說仁，無一相同。孔子是否對自己兒子有特別的傳授？陳亢內心有疑惑，所以向伯魚發問，然而並無異聞，陳亢可以安心。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，父親對兒子的教誨，以後就稱為庭訓。問一得三，是孔門的學習方法，《公冶長》：“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”《述而》：“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”遠其子，可知孔子對自己的後代，並無特殊的藏私。後世儒學的發展，到底是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、鄭玄、周敦頤、二程、張載、朱熹、陸九淵、王陽明的貢獻大，還是受到帝王扶持的孔府貢獻大？毫無疑問，當然是前者。

伯魚稱述的由學《詩》而學禮，於經已包括六經之間的關係（見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），於人已包括言行。人之處世修身，有言行之外者乎？孔子指點的是入門級功夫，其深遠則不可測。

“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”，“不學禮，無以立”。此見言、行二者，當孔門為學之要。二句之引申，亦即《堯曰》：“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”學為始事，知為終事。又“無以言”，對己而言，“不知言”，對人而言。始則學《詩》而言，學禮而立，終則言即詩，立即禮。孔門以《詩》、禮傳家，“吾無隱乎爾”也。（《述而》）

二 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

《論語》和六經之關係，首先相通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至於《易》與《春秋》，另外論述（此六經順序，用《莊子·天下篇》和《天運》）。六經有文獻和實踐兩方面，亦即言與行，於古不分。漢以後，六經亦稱六藝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、《儒林列傳》，又《七略》有《六藝略》），亦含此古義。“六藝”有二義，一指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（《周禮·保氏》），一指六經（馬一浮《泰和宜山會語》“以道言謂之經，以教言謂之藝”）。兩者重合處為禮樂，故下文提及禮樂時，或不加書名號。

3. 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（《述而》第七）

以《詩》、《書》當言，以執禮當行，孔子以此教導弟子，師生融洽共學，體之于身。2 由《詩》帶出禮，3 由《詩》帶出《書》，4 又由《詩》帶出樂，乃成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之象。

《詩》《書》爲文，禮樂爲行，《詩》對應樂，《書》對應禮，彼此支持，互相成就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（《雍也》）

《禮記·王制》：“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以造士。春秋教以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冬夏教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。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”“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”

雅者，正也，常也。雅言，純正之言，常說之言，也是通行的官方語言。雅亦即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的雅，孔子有天下大同的理想，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”（《陽貨》），故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，皆以雅言宣之。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猶內在的思想調整，執禮，猶外在的形體訓練。又《詩》理情性、《書》道政事爲言，執禮爲行，內外相成，言顧行，行顧言也。（《中庸》）

4.子曰：“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”（《泰伯》第八）

興，即“《詩》可以興”的興，《詩》之興根極于人，重在生命力之感發，而非語言之雕琢。相對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3 引入禮，4 引入樂，四經的組合由此完整。2 言“無以立”，4 言“立于禮”，互相呼應。參見《堯曰》：“子曰：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；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”《論語》以此三言結束，呼應于開端三言：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以君子爲人道之標準，意義深遠。

以言行兩者入，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發展。君子知命，不在其他，就在於言行，由生理之命而達義理之命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“言行，君子之樞機也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！”知命謂根本，知禮謂行，知言謂言。知命者知言行，知言行者知命。又知命，知己；知禮，知人際關係；知言，知人。

於六經而言，知命，關涉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知禮，關涉《禮》、《樂》；知言，關涉《詩》、《書》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有“知言”之說）。《易》爲宇宙的根本原理，《春秋》爲現實的社會環境，兩者相成，正是《論語》的時代背景。孔子和弟子處身這樣的環境，修習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完成人道，自足於天地之間，知命在其中矣。

三 編《詩》的結構：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

孔子周游列國，觀風而采風，自衛返魯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系於魯哀公十一年，即公元前484年），於是校正音調，完成《詩經》的《雅》《頌》結構。此即孔子編《詩》之

證，乃知《詩》不能脫離樂，知音爲知言之基礎，僅憑文字摸索有所不足。

5.子曰：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”（《子罕》第九）

《尚書·舜典》：“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”孔子正樂之標準，或在《韶》、《武》乎？《述而》：“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。”《八佾》：“子謂《韶》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《武》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，成六藝。”

四 正變

勉勵正風（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及其首篇《關雎》爲代表）：

從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進一步深入，《風》、《雅》有其正變（當空間），《頌》未明言正變，以《周頌》爲主，而以《商頌》、《魯頌》夾輔之（當時間），和正變亦有所同構。《詩大序》：“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”孔子勉勵學《詩》從正風始，也就是從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及其首篇《關雎》始。涵泳並體味正風，即“《詩》始《關雎》”的大義。

6.子謂伯魚曰：“女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”（《陽貨》第十七）

《陽貨》中6排列于1之下，何晏《集解》、朱熹《集注》分爲二章，注疏本合爲一章，應該有其用心。合以爲教導弟子的入口，分以爲教導子弟的入口。本文從《集注》，將6作爲2的補充。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爲正風，所謂二南之化，可用於鄉人，用於邦國。儒家之努力方向在此，儒家之樂亦在此。正牆面而立，“正”訓爲“向”（劉寶楠《正義》）。《集注》謂至近之地，而一物無所見，一步不可行。讀《詩》而不能施行，當自我封閉之象。

7.子曰：“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”（《八佾》第三）

以音樂調整感情，此之謂定調。讀《詩》之法，平衡以得性情之正，養成君子的品格，《禮記·經解》所謂“溫柔敦厚，詩教也”。治國齊家由男女戀愛成夫婦始，故《詩大序》以《關雎》爲後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。樂、哀，情感之兩面。

8.子曰：“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”（《泰伯》第八）

《詩》樂相合，開端處有人無音樂（師摯爲魯國樂師），結束時有音樂無人（亂爲樂曲卒章）。洋洋盈耳，氣象闊大，鋪天蓋地，延續至今。參見《八佾》：“子語魯大師樂，曰：‘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’”孔子深知音律，描述樂曲的演進，莫善于此。

討伐變風（以《鄭風》爲代表）：

9.子曰：“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（《陽貨》第十七）

10.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。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”（《衛靈公》第十五）

“惡紫之奪朱也”，近似而彌亂真，似則似矣，是則未是。朱是正色（三原色之一），紫爲間色（由原色調配而來的顏色）。《漢書·王莽傳贊》：“紫色蛙聲，餘分間位。”注：“應劭曰：‘紫，間色；蛙，邪音也。’”“惡鄭聲之亂雅樂也”，亦即《衛靈公》“鄭聲淫”，淫謂靡靡之音。“惡利口之覆邦家者”，指斥“巧言令色鮮矣仁”（《學而》，又《季氏》），亦即“佞人殆”。

顏淵問治國之道，孔子以三代損益答之。夏時天，殷輅地，周冕人，韶猶堯舜之盡善，舞猶武王之盡美。“放鄭聲，遠佞人”，東周時《雅》降而爲《王風》，此求撥亂反正之道。“鄭聲淫”，泛濫無歸宿，非振興氣象。“佞人殆”，佞人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用巧妙的言辭傾動人。

後世經學家往往討論“鄭詩淫”，孔子此處討論的是“鄭聲淫”，淫者過也，過其常度（程樹德《集釋》引陳啓源《毛詩稽古編》卷六）。經學家從禮的角度講，孔子從樂的角度講。人和音樂不脫離，由聲而詩，3之雅言相稱于9之雅樂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“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”趙岐注：“仁聲，樂聲《雅》、《頌》也。”

正變的標準在於《頌》，亦即禮樂的極致。正風、正雅合於《頌》，變風、變雅不合於《頌》。

11.三家者以《雍》徹。子曰：“‘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”（《八佾》第三）

“王者之迹息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”（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）。此已兼及《春秋》，引《詩·周頌·雍》斥責三家（魯大夫孟孫、叔孫、季孫）失禮。全盛時期的周天子氣象，三家擅自模仿，亦禮崩樂壞而之例。《雍》爲武王祭祀文王的樂歌，主祭者天子雍雍，助祭者諸侯肅肅。徹即撤，祭畢而收其俎（盛放祭品的器皿）。相，助。“辟

公”指諸侯。“穆穆”，深遠之意。參見《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……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”“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”此春秋而至戰國的關鍵，亦孔子所痛心疾首者。三家者以《雍》徹，諸侯大夫紛紛僭越，已為三家分晉、田氏代齊之伏筆，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絕筆獲麟乎。《季氏》又云：“孔子曰：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，微矣。”由上而下，趨勢已成。三桓即三家，微者，衰落之象，孔子已見其幾。

五 引用

學以致用，故有引用。一般引用，與原意相去不遠。特殊引用，由春秋時“賦《詩》斷章，餘取所求焉”（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）而來，已逐步脫離原意，見七論“言詩”。

12. 子曰：“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，其由也與。‘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’”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。”（《子罕》第九）

子路穿低賤衣服，與穿華貴衣服的人站在一起，並不感到羞愧。達成此不動心之人，有其底氣或勇氣，後世禪家所謂“上與帝王同坐，下與乞丐共行”是也。引詩見《邶風·雄雉》：“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忤，害也；求，貪也。臧，善也，自足之象。子路往勇氣一路走，孔子從底氣一路走。子路的自信非常可貴，孔子以“是道也”勉之，故不可停留於此。

13. 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‘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’”（《顏淵》第十二）

崇德，仁之事；辨惑，知之事。主忠信，徙義，從道理出為性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從感情出為情。《易·文言》：“利貞者，性情也。”謂以性化情。王弼注：“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？”“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”，引詩見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。《集注》引程子以為錯簡，當系於《季氏》“齊景公有馬千駟”之上。

潘雨廷先生未刊稿《詩說》稱，《詩經》中有三首是傳道詩：“宣王時之《白駒》、幽王時之《小旻》、秦風中之《蒹葭》當之。”《論語》中兩次引用《小旻》：“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”一相應內聖，一相應外王。內聖方面，曾子之學，從吾日三省吾身（《學而》）入手，終身修持，死而後已。

14. 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“啓予足，啓予手。《詩》云：‘戰戰兢兢，如臨深